

THE SOT-WEED FACTOR

烟草经纪人

下

〔美国〕约翰·巴思 著  
徐朝友 李自修 译

John Barth



译林出版社

大师坊 | 004  
World Canons

THE SOT-WEED FACTOR

# 烟草经纪人

下

〔美国〕约翰·巴思 著  
徐朝友 李自修 译



NLIC2970918790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草经纪人 / (美) 巴思 (Barth, J.) 著; 徐朝友, 李自修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7  
(大师坊)  
书名原文: The Sot-Weed Factor  
ISBN 978-7-5447-3212-3

I. ①烟… II. ①巴… ②徐…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8703号

书 名 烟草经纪人  
作 者 [美国] 约翰·巴思  
译 者 徐朝友 李自修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汤 胜  
原文出版 Doubleday, 196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64.75  
字 数 871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212-3  
定 价 98.00元 (上、下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1987 年修订版序言 .....	1
<b>第一部 大赌注</b> .....	1
一、 诗人得到介绍,从而同他的伙伴们区分开来 .....	3
二、 埃比尼泽所接受教育的非凡方式, 以及这种教育之同样非凡的结果 .....	6
三、 埃比尼泽的获救,以及所听到的关于牛顿 和其他知名人士的趣谈 .....	18
四、 埃比尼泽第一次逗留伦敦,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 .....	39
五、 埃比尼泽开始第二次逗留伦敦,生活得不事声张 .....	58
六、 埃比尼泽和本·奥利弗之间的大赌注 及其不同寻常的结局 .....	64
七、 埃比尼泽和妓女琼·托斯特之间的谈话, 包括大大的公医蛭的故事 .....	74
八、 正直人之间的对话及其结局 .....	88
九、 埃比尼泽拜晤巴尔的摩勋爵,并向勋爵提出聪明建议 .....	103
十、 主人讲给埃比尼泽的马里兰领地的简短故事: 它的来龙去脉及其生存斗争 .....	111
十一、 埃比尼泽回到同伴那里时,发现缺少一人, 离开时又缺少一人,于是思考了一番 .....	135
<b>第二部 前赴莫尔登</b> .....	143
一、 桂冠诗人得到了笔记本 .....	145

二、 桂冠诗人离开了伦敦 .....	159
三、 桂冠诗人得悉了彼得·塞耶上校的真实身份 .....	176
四、 桂冠诗人聆听了伯林盖姆最近的历险故事 .....	183
五、 伯林盖姆接着讲述故事,一直讲到入睡 .....	193
六、 伯林盖姆的故事又向前推进一步,桂冠诗人阅读 亨利·伯林盖姆爵士私人日志,并讨论天真之本质 .....	208
七、 伯林盖姆的故事讲述完毕;旅客抵达普利茅斯 .....	224
八、 桂冠诗人写下一首四行诗,并污了马裤 .....	233
九、 进而于海王酒馆马厩里所作的咏海诗 .....	239
十、 桂冠诗人当真受到批评,登上了“波塞冬号” .....	256
十一、 告别英伦:桂冠诗人出海 .....	270
十二、 桂冠诗人演义幸运机遇,论说男仆和桂冠诗人 之间相对的文雅。伯特兰剖析诡辩,展示自己的论点 .....	289
十三、 在最后写下描摹大海的双行体诗前,交迫在丛生 困境中的桂冠诗人决心重当桂冠诗人 .....	307
十四、 桂冠诗人面临人格的两种暗杀,海盗行径、几乎失去童贞、 几近哗变、谋杀,以及海船船长之间的谈话, 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页篇幅之内 .....	326
十五、 对“西普里安号”的蹂躏;阿考麦克王西克葡萄皮克的故事, 以及桂冠诗人迄今所经历的最大危险 .....	343
十六、 即将淹死的桂冠诗人和伯特兰假想出 自己在天堂万神殿里的壁龛 .....	366
十七、 桂冠诗人邂逅安纳考斯汀王,得悉了他的海上小岛的 真实名字 .....	385
十八、 桂冠诗人渡河交费 .....	399
十九、 桂冠诗人垂顾下流姑娘的往事 .....	406
二十、 桂冠诗人等候女猪倌本人 .....	417

二十一、	桂冠诗人还是再次等候女猪倌 .....	433
二十二、	桂冠诗人迈向最终目标,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但也沒有任何损失 .....	446
二十三、	桂冠诗人努力了解事情的真相,几乎与莫尔登擦肩而过, 非但不能去那里,反而差点儿晕过去 .....	459
二十四、	两个旅行者闻及耶稣会约瑟夫·菲茨莫里斯神甫 奇怪的殉身:表面上看来,与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 瓜葛,而事实将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	468
二十五、	约翰·史密斯船长的切萨皮克湾航行秘史中的其他线索: 多切斯特郡被发现之经过以及船长踏上多切斯特郡的 经历 .....	495
二十六、	剑桥之行以及桂冠诗人在路上的谈话 .....	505
二十七、	桂冠诗人断言,正义就是盲目,并且根据这一原则, 了结一桩诉讼案 .....	522
二十八、	如果桂冠诗人是亚当,那么伯林盖姆就是蛇 .....	536
二十九、	威廉·提克先生的不幸结局,由多塞特巡回供应的 妓女玛丽·蒙格毛丽向桂冠诗人叙述 .....	545
三十、	同意人除了背信弃义别无所长后,尽管未必同意 法律是为顾客而定制的,桂冠诗人终于看到了 自己的庄园 .....	568
三十一、	桂冠诗人做起丈夫,却照样一身清白 .....	588
三十二、	《马里兰纪》诞生了,但其作者的际遇却同其他 章节中一样,没有任何改善 .....	608
三十三、	桂冠诗人离开庄园 .....	626

<b>第三部 收复莫尔登</b> .....	639
一、 桂冠诗人遇上个没有什么好丧失的人， 并且需要别人解救 .....	641
二、 宇宙哲学家亨利·伯林盖姆为一个门外汉编撰 双子占星术百科全书 .....	655
三、 两位马里兰桂冠诗人之间的谈话， 详尽地讲述了露西·罗博特姆的磨难， 最后给的看法并非很容易不可信 .....	672
四、 诗人横渡切萨皮克湾，但是，并非是向他 意想中的目的地进发 .....	688
五、 林波海峡里的对抗与宽恕 .....	703
六、 前程未卜，诗人思考尘世的两种奇事 .....	725
七、 阿哈特瑚珀人怎样选他们的王 .....	737
八、 耶稣会约瑟夫·菲茨莫里斯神甫的命运进一步披露， 使与其说富有趣味，毋宁说更难以琢磨的相关的 神秘之处真相大白 .....	754
九、 历经周折，至少一件神乎其神的事略见端倪， 只是未见分晓 .....	767
十、 多塞特巡回供应的妓女说起比利·朗姆比利 学英国人的德性一事，纯粹根据道听途说 .....	780
十一、 比利·朗姆比利的故事由一个目击其变成英国人 的人来结束。玛丽·蒙格毛丽提出问题，文明的外表下 潜藏着本质性的野蛮，还是野蛮的外衣下潜藏着 本质性的文明？——但是没有给出答案 .....	798
十二、 行人们向北朝教会河进发。麦克沃伊比一个贵族 还贵族，诗人无可奈何地被加封了爵士 .....	811

十三、 总督派往风磨坊和水磨坊视察的使者， 各有心腹事，说起话来常有弦外之音 .....	822
十四、 磨坊主妻子两次失去知觉，一次由磨坊主造成，而绝对 与把生活比成无耻的剧作家的诗人无关 .....	836
十五、 在追求多重目标的过程中，诗人遇上一个并非 野蛮的蛮人丈夫，以及一个并非开化的英国妻子 .....	848
十六、 关于文化势能的保存，提出了一个笼统的看法， 阐释得既滔滔不绝又漫不经心 .....	864
十七、 诗人无意中碰上一个亲戚，听一段牢不可破的城堡 的故事，并且自己就身处一座牢不可破的城堡 .....	879
十八、 诗人想弄清楚，人类历史是进化的，还是退化的； 是呈突变性的发展，还是呈循环性的发展； 是呈波动式发展，还是呈旋转式发展——是右旋转， 还是左旋转；仅仅是一种持续，这是别的什么。 已经拿出某种证据，只是缺乏明确性和决定性 .....	897
十九、 诗人从地狱梦中醒来，受到尘世拉达曼提斯的审判 .....	920
二十、 诗人这一天首先在法庭度过 .....	940
二十一、 诗人获得庄园 .....	955
<b>第四部 作者向读者表示歉意；桂冠诗人写下墓志铭 .....</b>	<b>977</b>
<b>历史小说的终结：《烟草经纪人》..... 王建平</b>	<b>995</b>



## 二十五、约翰·史密斯船长的切萨皮克湾航行秘史中的其他线索：多切斯特郡被发现之经过以及船长踏上多切斯特郡的经历

“过来，把他绑上，”伯林盖姆又说了一遍，一边把会议记录摊开在桌子上，“他已经开始动弹了。”看到埃比尼泽仍然心神不定，难以行动，他便自己去拿来一根绳索，把神甫的手脚绑了个严严实实。“至少，帮我一把，将他弄到椅子上去！”

史密斯神甫回过神来，皱眉蹙眼，沮丧地盯着会议记录。诗人还未来得及说话，他就开口了。

“你是谁——是约翰·库德？”

伯林盖姆笑了起来。“只是蒂姆·米切尔，一开始我就是这么说的，是巴尔的摩一个忠实的朋友，如果够不上路易和教皇的朋友。你是个不灵活的家伙，弥补不了你缺乏信仰，我的朋友。”埃比尼泽慌乱的神色，表明他仍然心有疑惑。他进一步解释说，关于卡斯提纳在宾夕法尼亚边界的神奇传说，打一六九二年以来，就在马里兰流传着。塞西尔郡波西米亚庄园的奥古斯丁·赫尔曼上校，断然否定卡斯提纳以及所谓的斯特伯诺尔斯人的存在，或者是北方的“赤身印第安人”，人们太害怕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大屠杀——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一再拒绝帮一把被困的纽约弗莱彻总督，所有地方政府之间都相互猜忌，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就更害怕了——这些谣言如今还在流传，而关于卡斯提纳传说的最奇特的细节，譬如他箱子上神圣的花押字，人们却广泛地信以为真。“我今天晚上在牛津用匕首抢来这些书信，”他最后说，再次在烛光下展示了一下，“看它们还是多么的新！这张牌，我不愿意在白天打！”

埃比尼泽四肢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我的天哪，你可把我吓死了！我这会儿不知道你过会儿是个什么样子！”

“何苦呢。喝一杯这美妙的酒，好好想想几小时前我在客栈对你说的话。”他拍了拍神甫的肩膀，“客人把主人绑在椅子上过夜，可谓忘恩负义，但却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这是为了你为之献身的事业，与被阉掉比起来，实在是小菜一碟的殉教——不是吗？”看到神甫表露出的厌恶表情，他笑了起来。酒满上，客人们开始阅读得到的宝贝的反面（实际上原本是正面）：

在那些阿考麦克的蛮人和那些委夫考克莫克河人手中受到如此礼遇之后 [记录的残余部分以此开头]，我们又开始出海航行……

“他指的是西克萄皮克城镇，”埃比尼泽自愿解释说，尽管事实上，他对自己先前的老师感情错综复杂，他这样说，仅仅是出于某种戒备心理，“我告诉过你的那个哈哈大王。对其他的印第安人，我是一无所知。”

“在马里兰，有两条河叫委考米克，”伯林盖姆深思着说道，“一条位于西海岸的圣玛丽城附近，另一条在下多切斯特郡。我认为，他说的是后一条河，如果他是从阿考麦克沿切萨皮克湾航行的。”

……但是，由于缺乏淡水，两天之内，我们也许必须找到陆地，补充我们的供给。我们看到一些小岛屿，都是荒无人烟，到处是悬崖绝壁。

“也许，他碰到的是卡尔弗特悬崖，”埃比尼泽提出看法，想起了他的七城岛，“我们接着看。”

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岸，就碰上一池淡水，味道太不好闻。我们非常饥渴，尽管我表示反对——也就是说，水不能喝——但没有谁能听进去。我的伙伴们一定要装满他们的水壶，喝个痛快，直到他们的肠胃里充满了泥浆。他们算是尝到了一点儿教训，但这类事，很快就又发生了。

从委夫考克莫克到这里，所有的海岸线一带，断断续续，都是些低矮的、布满沼泽的小岛，一两英里宽，十或十二英里长，臭水洼发出刺鼻的气味。不只是如此，空气中还到处是恶毒的蚊虫，吸人的血，好像它们以前从来就没有尝过一样。除了蛮人，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这番描述，只对得上一个地方，”伯林盖姆笑起来，这一段他是高声读出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神甫？”

尽管神甫当时的处境是那副德性，但他对历史的好奇感却油然而生，于是僵硬地点了点头：“是多塞特郡的沼泽地。”

“嗯，”伯林盖姆表示肯定，“胡珀岛，布拉兹沃思岛，南沼泽岛。这里有你做史诗的一点儿素材，埃比尼泽——关于第一个踏上多塞特郡的白人。”

埃比尼泽敷衍地表示承谢，但是指出说，船长有可能没有上岸，而是仅仅路过多塞特郡。神甫表示对文件极感兴趣，同时对自己直到今日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表示非常懊悔。埃比尼泽回答他时，脾气要好一点儿，并且为了他的缘故，把文件剩下的部分高声朗读出来。

一番装备之后，尽管我一再劝阻，我们还是向其他的岛屿驶去。我们遇上狂风和大浪，并且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尽管我和我的士兵们拼命保护船帆和索架，我们的樯桅和船帆还是被卷到海里去了。我们坐的船不大，禁不起大浪的折腾。好说歹说，我才让我的先生们忙着用他们的帽子，把被浪打进船里的水往外舀，

否则我们会沉下去。我们抛了锚，附近没法找到安全的海港。我们在那里很凄苦地度过了两天，任凭狂风肆虐，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除了喝点儿水壶里糟透的水。

水壶里的水，是那些人不顾我的劝告带在身上的，实在是脏透了，一喝下去，所有人都肚子咕咕叫，小便忍不住，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小便大便没个完。白天夜里几乎没干什么事，船就停在那儿。他们一身臭烘烘的。后来天气变暖了，还有点儿风平浪静的。我要他们扒下身上的脏衣服，实在是脏透了，干脆扔到海里。他们都这样做了，只是没少抱怨，尤其是我的对头伯林盖姆，他可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挑拨离间。

“谢天谢地，他还在那群人当中！”伯林盖姆惊叫起来，“我本担心，过了阿考麦克，老约翰就把他给处理掉了。”

“处理掉，还是留下来，可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埃比尼泽说，“史密斯船长足智多谋，这一点无可置疑，没有哪个人可以在他手下平安无事地耍小动作。”

“对你来说完全正确，”伯林盖姆唐突地说，“他又不是你的先辈。对我来说，做出选择不成问题。”

“我们也不能确信他就是你的先辈，”诗人说，“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真是一个微妙的机遇，不是吗？”

这种风凉话，很明显伤害了伯林盖姆，埃比尼泽马上感到后悔，于是表示道歉。

“没关系。”伯林盖姆向他挥了挥手，“接着往下读。”

他们光着屁股，我叫他们到船舷边去，切萨皮克湾海面够大的，总比在小船上方便些。可是，我们的困境并没有多大的改善。脏衣服倒是扔掉了，但四周的空气仍然臭烘烘的。吃了我们那位医生的药，病情也没缓解，我倒是希望上了岸，用枫香木树汁和

各种各样的药草调制一些药，让他们两个星期止住不拉稀。实际上，事态在恶化，病人们饥渴难耐，忍不住又喝起带来的脏水，于是拉稀更严重了。我们只有两个人没拉稀，一个是我，因为没敢喝脏水，而是嚼生鱼解渴；另一个是伯林盖姆，他虽然足足喝了三个人量的脏水，但准是肠胃功能不一般，整整两天，一点儿没拉稀。

末了，狂风吹干了他们的身子，天气也好起来。我马上吩咐得把帆修好，大家很乐意，就用自己的衬衫做补帆的补丁。他们都急着想登岸——尽管像亚当一样一丝不挂——想找点儿吃的喝的，止住拉稀。因为尝尽了风暴、雷电、雨水等恶劣天气的苦头，我们叫那里的海峡为“林波”<sup>①</sup>。我想，从我们在那里受的活罪来看，最好叫它“炼狱”。

我们赶了一天的路，非常艰难，因为船员总是隔三岔五地去船边拉稀。我们来到东边近处的一条小河，叫库斯卡拉沃克……

“那是南梯库克人说的话，”史密斯神甫插话说，“过去，它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梯库克河。”

“确实！”伯林盖姆笑起来，“在那些罪恶的日子里，他得到了这块珍贵的小地方。”他对埃比尼泽解释说，作为多切斯特与萨默塞特两郡分界线的南梯库克河，与委考米克河一道注入丹吉尔海峡。而记录似乎暗示说，史密斯于前几天就从委考米克离开了。

那一天我兴致颇高 [埃比尼泽接着读]，因为伯林盖姆的肠

---

<sup>①</sup> 原文为 Limbo，意为：地狱边缘。宗教术语，即地狱的最外围，是生前未信仰基督教之人灵魂暂时安息之地，在那里等待救世主的拯救。在但丁的《神曲》中，荷马、苏格拉底等先贤的灵魂都在此处。而炼狱（Purgatorio）为信仰基督教“灵魂已得救但不够洁净”之人涤罪的地方，涤罪后即可升入天堂。

胃显得有些不适了。他在小船里来回走动，脸上显得不好受，腿好像没地方放似的。他这副受罪相，我看了真舒服。他终于顶不住的时候，我想一定势头不小，因为他块头大，体内憋着的脏东西来头会更大……

“残酷的家伙，”伯林盖姆说，“如此品尝那个可怜的家伙的罹难！你也同样以津津有味的心态来读，埃本！”

“请原谅。”埃比尼泽笑着说，“我读的时候，正是对事情的奇妙感，让我投入了极大的兴趣。我猜想，他会在多塞特郡上岸。”

他继续用一种不太感情用事的语调往下读：

我们马上向岸边驶去，但是没有登陆，因为看到岸上森林里有一大群蛮人，满是敌视的举止。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这号人的架势，撒开腿惊奇地跑来跑去，有好几个爬到树顶上，手里拉开弓箭，一脸的杀气。我们抛下锚，艰难地向他们表示友好。他们冲我们放箭。尽管我拼命友好地冲他们挥手，我们一些人还叫他们勇士或先生，蛮人却当成是挑衅他们，箭放得更厉害了。

第二天，他们又回来了，这回没带武器，每人挎一个篮子，围成圈跳舞，引我们上岸：但是除了看到他们的恶行恶相，什么都没看到。我们就用火枪射他们，顿时，他们跌撞着趴在地上，这里爬那里爬的，爬到附近的芦苇丛里，他们的同伴就埋伏在那里。我们这边静候着。他们似乎撤退了，我们就慢慢靠近岸边，大家急着想上岸。我想，我们得悄悄地上岸，弄点儿食物和水什么的，然后再找较友善的地方。为此目的，我吩咐船员们不准往水里跳，那样蛮人会听到我们上岸的，而要顺船沿滑下水，然后潜下去游到岸上。第一个船员是一个士兵，屁股刚擦水，就叫一只大海刺——常在这一带水域成群出现的一种白色水母——刺了屁股，屁股上立刻红肿了一块，非常痛。我好说歹说，其他人才

下去了。伯林盖姆呢，屁股擦水当儿，底下一阵猛拉稀，喷了一脸，他也不敢做声，怕上面说话引起震动，下面的门更关不住。海刺让他受惊不小，好歹脱开身，坚持一会儿就上岸。

我们的船头撞上岸（只是一片芦苇和污泥），我把锚尽量向内陆方向抛，我们就要登岸。我的一贯做法是，走近斜撑帆杆，在大家跳上岸之前，有权第一个跳上一片新土地，这一次也不例外。可是，伯林盖姆急着要放掉肚里憋着的东西，粗鲁地推开我，哪能管得上我是船长，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只顾自己打了头阵。这般鲁莽，我立刻来了气，正打算抓住他，可就在这当儿，一伙蛮人从附近灌木丛跳出来，抢走锚索，要釜底抽薪连人带货一起拿下。出了这档事儿，我很乐意让伯林盖姆做先锋，用他肥大的身体保护其他人。

“我的天哪，”伯林盖姆低声说道，“我担心，我的先辈遇到险情了！”

明智的做法 [埃比尼泽继续读] 是向异教徒开一枪，把他们冲散，但是他们太近了，我还得承认，我们没一把枪上了膛，因为我先前认为岸上的蛮人撤退了。本来，我可以切断锚索，从蛮人手里脱开，可是我舍不得锚，刚刚过去的暴风雨，我们是靠它才平安无事的，并且无疑还会用得着。同时，蛮人来得太突然，我也来不及想。上面两种方法我没有采用，而是抓牢锚索的这头，叫船员们一起与蛮人拔起河来，务必保住锚和我们的自由。幸运的是，蛮人没带武器，没料到把我们弄上岸会有多大的困难，因此，我们不会吃他们的箭。伯林盖姆吓得走了魂，顾不上帮我们，站在船头没了主张，也走不回船中间，因为我们挤在他身后，在拼死扯锚索。

随后的拔河比赛很带劲，要不是出了干扰，我想胜方一准是

我们。但是，蛮人们又是叫又是嘶，吓倒了伯林盖姆。他守不住底下的城门，站在船头像冲着哪座船饰像，下面就放出了酿造了许久的宝贝。算我倒霉，我正好几乎贴着他，而且由于为了好使上劲，就蹲在他硕大屁股的下方，又正抬眼看伯林盖姆是否在帮我们。他的宝贝立马劈头盖脸倒在我身上，我既睁不开眼，也开不了口。这时刻，那头的蛮人一使劲，脚下甲板又弄脏了，我脚一滑，冲着伯林盖姆两腿之间的空当就冲了出去，一脸栽进岸边的污泥里。伯林盖姆随后也四脚朝天，冲着我的头压下来。

我一吐掉嘴里的粪块和污泥，就冲我的士兵嚷，要他们朝蛮人开火，可是，蛮人立马扑上我，还有伯林盖姆，把我们当了人质保护他们自己，打手势要我同伴们投降。我叫同伴们开枪，别管他妈的什么，可是他们不愿意，怕我挡了子弹。于是，我们就向蛮人投了降，做了俘虏给带进了他们的城。

这样，以一种我不习惯的方式，我踏上了这片下流的地方，这就引出下面一出更精彩的故事……

最后这些段落，埃比尼泽笑得几乎读不下去。就连被俘的神甫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欢笑。伯林盖姆愣了一会儿，没有意识到记录已经读完了。缓过神来，他一骨碌爬起来。

“事情就这样完了？”

“这部分是完了，”埃比尼泽叹了口气，揉揉眼睛，“事实上，是如此勇敢无畏！我的家乡被发现，其方式是多么的神奇啊！”

“我的天啊，”伯林盖姆惊叫起来，“这可不是停留的地方！”他抓起会议记录，自己瞧了瞧。“那个不走运的恶棍——我为他受了多少罪！我告诉你，埃本，尽管我和他体格不一样，每一段故事都让我更加确信，亨利爵士是我的先辈。我第一次从我拯救的那些女人那儿知晓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这茬事，后来，读了他的《私人日志》，我就更加确信了。这样看来，我们会发现他就在多切斯特郡。他在赶



往切萨皮克湾的途中，不是吗？而正是在那里，撒尔芒船长把我打捞了上来！”

“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近亲关系，”埃比尼泽说，“但是，两件事几乎相隔五十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既然我们知道约翰·史密斯不久就回到了詹姆斯敦，那么，我们没有证据说亨利先生被困在了后头。”

“你也不妨向这位耶稣会士证明，那个圣约瑟夫是一个缩头乌龟。”伯林盖姆笑了起来，“我相信先辈，就如同他相信耶稣一样，尽管准确的谱系还有待于挖掘。看来，要听故事的结尾部分，就少不了一番周折了。”

这一席话，引起了史密斯神甫的好奇心，他央求伯林盖姆，在离开之前，把神秘之处解释清楚。

“不要以为我们马上就会离开！”亨利回答说。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故事上，三个人之间的怨恨已经被冲淡。亨利接着说，虽然名字叫蒂莫西·米切尔，但他实际上只是威廉·米切尔船长收养的孩子，因此，有理由怀疑，亨利·伯林盖姆先生或许是自己的先辈。接下来，使神甫满足的是，他把自己刨根问底的经历以及迄今的收获，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尽管这种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他还是坚持，史密斯神甫在精心监督下，随便言行的时间不可太长。那个倒霉的神甫直挺挺地绑在椅子上过了夜，而那两个客人却不客气地睡了他的床。

蜡烛熄灭前的半个小时，埃比尼泽是小屋里唯一还没有合眼的人。他一向就不大容易很快入睡，整个晚上，朋友和那个不情愿的主人的表演，更是窝在心里憋得慌——具体地说，是由于前者（可以假设，是在睡梦里）用手紧紧地抓住诗人，诗人感到很窘迫，不好挣开，后者呢，则正打着呼噜。更大程度上说，原因是，对自己亲眼见识的伯林盖姆性格的诸多方面，他还不能够接受和消化，同时，史密斯神甫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明显有来往，却又不至于使人对巴尔的摩勋爵有什么怀疑之处，这都使那个绅士所从事的事业罩上了一层扑朔迷